

## 第一章 絕色美人蓮笙

薄霧漸漸散去，夏月王朝的京都裏一片寂靜，皇宮民宅都籠罩在神祕中，沉睡的人們還未從睡夢中清醒，西郊一處由石板鋪成的巷子內，已影影綽綽地可見兩三個人影推著木板車去擺攤。

此處名為後端門，街道兩頭相通，前頭去往朝陽街，後頭通往西市，整條巷子約有四五十戶人家，其中就有四家做豆腐的和五家玉雕作坊，坊間有傳言，後端門有三寶，玉雕豆腐紅蓮子，其中前兩項是物，後者指的是洪家的大姑娘洪蓮笙。此刻那美人兒正伸著懶腰從錦被中悠悠轉醒，掀開被子，一雙粉白的玉足從裏面伸出來，趿上鞋子，端坐在妝台前。

鑲銅鏤空鏡子裏映出一張妖媚的臉，雪白的皮膚，杏核眼，鮮紅欲滴的紅菱小嘴讓人恨不得咬上一口，她眨了眼，鏡中的美人也對她拋個媚眼，端的是美豔不可方物！

從這個身體醒來已經三天，每次看到這張臉都被自己絕色的容貌驚豔到，雖然細看之下這副皮囊的眉眼和自己從前有些相似，但前世那被毒素掏空的軀體，如何能與如今的媚骨天成相比較。

上輩子她名叫澤芝，蓮笙澤芝，同指一物，倒是殊途同歸。

今生這康健的身子比以前強過數倍，她欣喜地走來走去，再也不會有前世那種胸悶欲嘔吐感，呼吸間通暢無阻。

這時，母親杜氏推門進來，見她衣衫不整的樣子，氣得大叫，「二丫妳個死丫頭哪去了，沒見妳姊姊都起來了！」

「來了。」門外走進一個黑面青皮的乾瘦丫頭，端著木盆急急過來，把木盆放在架子上，就要上前來替蓮笙穿衣。

她彆扭地推開二丫的手，「我自己來吧。」

「蓮笙，讓二丫侍候妳，妳是甚麼命，她是甚麼命？」杜氏的大嗓門嚷起來。

她下意識地去看二丫，發現二丫也是一副杜氏說的沒錯的樣子。

她一翻白眼，把嫡親妹妹當丫鬟使，偏偏洪家上下還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，看看自己這雙手，白晳細嫩又纖長，再看二丫那雙手，是黑皮裂口骨節大。

「蓮笙啊，妳以後可是要做侯爺夫人的，要早早習慣被人侍候的生活。」杜氏邊說邊幫她整理鋪蓋，她的被子是緞面棉裏的，而這家人的被子都是粗麻草絮的。二丫趕緊上手，用冰蓮胰子替她淨臉擦手，再用細綿布擦乾水氣，打開妝奩上的小瓷瓶，遞到她跟前。

蓮笙挖出一坨瑩白透亮的膏子，細細地勻開抹在臉上。

不一會兒，杜氏整理完床鋪，拿起木梳替她梳起頭來，大丫頭的髮量隨她，又黑又順，隨手挽個流雲髻，別上綉花，定眼一看，人比花嬌。

心下滿意，幸好當年洪家還未沒落時公公與錦寧侯定下孫輩娃娃親，這些年，家裏便是再困頓，都要緊著大丫頭來。

前兩年還曾聽聞侯府想退親，自打去年錦寧侯世子瞧了大丫頭一面，再也未提退親一事，逢年過節的也有東西送來，她的心才算定下，思忖著看世子對自家大丫

頭的態度，這門親事肯定跑不掉。

「二丫趕緊把紙傘打上，沒看到妳姊姊要出門。」看到蓮笙要起身，杜氏趕緊吩咐二丫，還不忘替她壓平衣角。

二丫麻利地從架子上拿出綠底紅花的油紙傘，現寶似的打開在門外候著，雙眼晶亮地看著她。

蓮笙，「……」她根本沒想出去，這下卻不得不邁出門。

她家院子牆頭一溜的小腦袋，有細小的聲音在竊竊私語，「噓，蓮笙姊姊出來了。」杜氏揮著掃帚，對著牆頭一通亂掃，「去，去，一群毛都沒長齊的小子，也學那上不了檯面的登徒子。」

小毛頭們嘻嘻哈哈地四處逃竄，街角走來一位藍巾青衫的先生，頎長如松竹般飄逸挺拔的身姿，冰雪峭壁般削薄的臉，幽暗的黑眸彷彿目空天下眾生，透著說不出的韻味。

「霍夫子好。」小毛頭們齊齊站直身，對著先生拱手作揖。

杜氏舉著掃帚追上來，霍風不自覺地皺了皺眉，眼睛瞄到牆角粉嫩的衣裙，心下了然，又是那狐媚子勾出來的事。

小毛頭們和杜氏齊齊閉了嘴，在這後端門之中，霍夫子是最特殊的存在，雖衣著簡樸卻高潔嚴謹，無論大人孩童見了都要屈服在那氣勢之下，不自覺地恭敬起來，端端正正的稱呼一聲夫子。

眾人目送著霍夫子消失在街角，兩方這才又齜牙咧嘴打起了嘴仗，蓮笙在院子裏聽了搖頭，自她醒來，這樣的情形每天都要上演一遍。

杜氏雖粗鄙，但對自己是真心愛護，她自小生在皇家，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，何曾見過如此直白熱烈的親情維護，蓮笙心下很是感動。

她閃出院門，俏生生往那一站，粉色抹胸長裙上層層疊疊，淡綠色內襯從領口處翻出，微風吹來，越發顯得面如凝脂，腰肢不盈一握。

她粉唇微啟，對著杜氏道：「娘，進屋吧。」

半大的小屁孩們只覺得那聲音如貓爪般，輕撓心間，麻癢一片，都齊齊噤了聲，抬頭挺胸誓言要給美人兒留下好印象，殊不知他們那故作風雅的樣子只讓她覺得好笑。

此時洪大推著攤車從街頭回來了，案板上只剩一塊孤伶伶的豆腐，杜氏迎上前，喜孜孜地看著賣空的案板，抄起那塊豆腐，招呼蓮笙進了屋。

小毛頭們遺憾地做鳥獸散，蓮笙姊姊雖然待在外面的時辰太短了些，只是今日能見一面，也不枉他們趴了半天牆頭，這般想著，又都高興歡喜起來，蹦蹦跳跳地各回各家。

洪大坐在院子裏抽著竹筒煙，杜氏忙把他的荷包掏開，把銀錢倒出，眉開眼笑地數起來，想著再攢個十天半月的，便可以給大丫頭再添置一支銀簪子。

外面賣麥牙糖的聲音響起，二丫蹭在她身邊吸溜著口水，杜氏想了想，拿出三個大子，肉疼地遞給她，「討債鬼，就妳嘴饞，記得給妳姊留點。」

拿著錢，二丫飛快地跑出門，不一會兒嘴裏含著糖回來了，將手中的角糖遞給蓮

笙。

看著黑瘦汗津的小手中那塊粗糙的麥牙糖，蓮笙心中一軟，「姊姊不愛吃，妳吃吧。」

二丫睜大了雙眼，只覺這幾天姊姊變了好多，以前總嫌她笨手笨腳，不是打便是罵，出門在外從不許她喚姊姊，要稱小姐，更別提會把好吃的讓給她了。

蓮笙也不多言，前世裏什麼山珍海味、奇珍異果沒吃過，她早吃得膩煩，如今看著二丫連個糖角子都如此寶貝，心下觸動，看著院角的豆子，搬個凳子就要去撿。杜氏看見立馬把她推進屋，「日頭太大了，豆子髒手，讓二丫等會再挑撿。」

「等會我撿。」二丫出聲，這樣的粗活姊姊可不能幹，沒得把手弄粗糙。

看蓮笙還站著不動，杜氏道：「日頭大了，大丫趕緊進屋。」

她這才放下凳子，站起身來，院角的晾衣繩上，一水的百納衣迎風招展，都看不見本來的布料，連裏衣小衣都是補丁摻補丁，唯有她的衣服簾新鮮亮，鶴立雞群。她翻看自己的雙手，掌心細嫩綿軟，指甲粉紅乾淨，一看就是一指不沾陽春水嬌養大的，可真真是個好命的，洪家早些年倒有點家底，老太爺活著時最講義氣，一班結識的朋友中就有當時侯府庶子顧林。

當時顧林不過一個不受寵的庶子，跟姨娘吃不飽穿不暖的，洪老太爺對他多有周濟照看，兩人關係緊密堅實，多年後時來運轉，因為侯府內院傾軋，嫡子死的死，殘的殘，爵位竟落到顧林手裏。

顧林當眾拉著洪老太爺的手，聲稱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自己，一定要有福同享，方能報多年接濟之恩，彼時洪大已娶親杜氏，兩位老人遂定下孫輩娃娃親，這便是侯府長孫與洪蓮笙婚約的來歷。

可惜顧林卻是個有福難享的，接手侯府後太過飄飄然，一場酩酊大醉後竟再也沒醒來，緊接著洪老太爺過世，家業落到洪大手上，洪大不通庶務，很快被人哄騙敗光家業，生活拮据，剛開始兩年侯府還派人來送節禮，後來便慢慢不走動了。但杜氏是個潑辣的，你不來我就去，年年都要住侯府走上一兩遭，侯爺夫人不攔也不擋，只是把人乾晾著，從不讓兒子露面。

侯爺夫人的算盤杜氏心知肚明，這是想讓他們知難而退，自己主動退婚，侯府才不會落人口實，得個忘恩負義的名聲。

杜氏也倔，自家大丫頭哪點不好了，剛出生時路過的得道高人還給她批過命，直說大丫頭是大富大貴多子多孫的命，公爹當即大喜，登時拍板就給大丫頭取名叫蓮笙，說是連生多子多孫。

蓮笙自小長得就出眾，不足六歲便豔冠後端門，隨著年歲漸長，越來越讓人心驚，嚇得杜氏死死地拘著她，從不輕易讓她單獨出門，後來長大些才敢讓她戴著帷帽出去。

如今她也不過將將十五歲，那如朝霞般的五官就讓人不敢直視，滑嫩的皮膚白晳又透亮，細緻得連毛孔都沒有，再加上生得眉目如畫，一雙秋水杏眼更是水光潑灑，說話間忽閃忽閃地搵動著捲翹的長睫毛，檀口吐氣如蘭，堪比畫中的狐仙。杜氏也納悶，大丫他爹長得粗壯老氣，自己雖說不難看，但絕對算不上什麼美人，

為何單單就大丫頭長得如此的出眾，後來聽丈夫回憶，她那很早就去世的婆婆是個遠近聞名的的大美人，大丫頭這是隨了她那未曾謀面的婆母了。

正思忖著，洪大的聲音傳來，「大丫她娘，今兒個割些肉吧，正想喝兩盅。」

「這才得了幾個錢，就要喝上小酒了，」她不情願地抱怨著，手慢慢地打開剛鎖好的錢匣子，數出二十來個大子，張口叫喚著二丫。

二丫只顧著撿豆子，連頭都沒有抬，惹得杜氏差點開罵。

蓮笙馬上接口道：「娘，我去吧。」

杜氏想了想，豬肉鋪子也不遠，走出巷口拐彎便是，便將銅子交給大丫頭，狠狠地瞪了一眼二女兒。這個憊懶裝死的臭丫頭，跟她爹一個德行，想到這又剮了一眼丈夫。

洪大也憋悶，不過是饞肉了，割個一兩斤打打牙祭，也值當如此摳索，他歎口氣，依稀記得早年間他歲數還不大時，洪家的日子還是很好過的，他爹是個會鑽營的，家裏不說山珍海味，但肉還是常吃的。

只是他爹一過世，情形是每況愈下，如今十天半個月的吃上一回肉，還要看盡婆娘的臉色，也怪他，手裏有兩個錢就學人家做什麼生意，販什麼貨，折騰得連棺材本都賠了進去。

看著兩口子眉來眼去的打著機鋒，蓮笙搖搖頭，也不多言，直接戴上帷帽，打開院門邁著細碎步伐走上街。

杜氏不放心的叮嚀在身後響起，她應了一聲，走上街頭，後端門的巷子裏只能通過兩輛馬車，住戶一家挨著一家，都是不大不小的二進院，白牆黑瓦，鮮有出色的地方，青石板上早已被人踩踏得微微發亮，有幾處還缺著幾塊，即便是這樣，她也瞧出別樣的美感來。

來往的街坊們都睜大眼看著這老洪家的大閨女，只覺得她今日的體態說不出的好看，行走間透著他們說不上來的韻味，紛紛屏住呼吸，死死地盯著那曼妙的身影如弱柳扶風般走過，單看身段已是讓人沉醉，更別提那萬中無一的長相，無怪乎別人都稱呼她為紅蓮子，可不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紅蓮嘛，真真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好相貌。

蓮笙正有些新奇地打量著樸實的街道，前世可沒有過這樣的機會好好地欣賞她夏氏的萬里江山與民風民俗，只覺眼前的一切都充滿人間的煙火味，那是她久居深宮最嚮往的滋味，她的翦水大眼中盛滿水霧，靈動地看著這巷子的一磚一瓦。

美人如畫中走來，偏偏美而不自知，根本不知道此刻自己樣子便如那文人墨客眼中的盛世嬌妍，一顰一笑都是詩情畫意，讓人甘願做她眼裏的淚，手裏的泥，當她的手輕輕地劃過滄桑的青磚後，立馬就有一個癡狂的男子如癡如醉地親吻她剛摸過的地方，其後幾個男子撲上去，也要分一杯羹。

那搶得位置的男子心滿意足地舔著磚，臉死死地貼在上面，陶醉地聞著，彷彿那上面還帶著佳人的體香，只把他美得分不清東南西北，便是即刻要他的命都不會覺得有半點痛楚，可謂是聞得美人香，做鬼又何妨。

驀地，後面的人把他擠開，又換了另一個魔怔的男子，做著如出一轍的動作，沉

醉其間不可自拔。

漸漸地來往的行人如受到牽引般跟在她的身後，眾人不由自主地默默跟隨，待她感覺到不對勁時，猛地一回頭，頓時嚇得花容失色，只見身後烏壓壓的一片，清一色的男子，有老有少，還有早晨才見的那群毛頭小子們，齊齊如中蠱般看著自己。

見美人回頭凝視，所有人都熱血沸騰，青壯的漢子亮出結實的手臂，年老的也不甘示弱，豁著黑洞洞的牙口，使勁地挺直身板。

她啞然無語，正要開口勸他們散了，人群中忽傳來一聲高喊——

「紅蓮子！」

接著所有人都一起齊呼，「紅蓮子，紅蓮子，紅蓮子……」

聲浪如虹，直衝雲霄！

後端門的巷子口被堵得嚴嚴實實的，外面的人進不來，裏面的人出不去，邊上肉鋪的葛屠夫搖頭笑著，這定是那洪家的大丫頭出門了，自己也想擠過去見一見，但他家的黃臉婆娘死死地盯著，如防賊般看著他，他根本就脫不了身。

蓮笙著實有些無奈，雖然萬人朝拜的場景在她的前世裏並不陌生，但此刻身在市井中，她一個未出閣的女子被一群男子團團圍住，可不是什麼妙事，也沒什麼值得可喜的。

她清清嗓子，「各位鄉親，可否行個方便，小女子正要去肉鋪割肉，家中正等著下鍋呢。」

「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」一個漢子拍拍胸脯保證，鑽出人群。

緊接著又有好幾個人也跟了上去，這種討好美人的事，怎麼能讓一人專美於前。葛屠夫遺憾著今日與那紅蓮子無緣，正和婆娘小眼瞪綠豆眼，突然衝出十來個大漢，把銅子丟在他的錢筒裏，紛紛要求他趕緊割肉。

你一塊，他一塊，肉案上的半扇豬肉很快就只剩骨頭了，他心一喜，還從未有過這樣的盛況，不到午時豬肉便哄搶一空，他趕緊收攤，說不定還能看上那美人一眼。

蓮笙發覺圍在她周圍的男人們自動地空出一圈，並沒有靠她太近，也沒有人上前唐突，在大部分的人心中，她如同那高山之花，可遠觀不可採摘，再說洪家可是自小便與那錦寧侯府定過親的，升斗小民哪敢與世家貴族作對，只要能這樣瞧上一眼已是萬幸。

一雙雙飽含喜悅的眼睛深深地盯著她，饒是她見慣大場面都有些受不住，幸好這些人的眼中並無邪念，稍稍讓她心安些。

不一會兒，那些買肉的漢子們回來了，個個舉著手中的肉，爭先恐後地高喊——

「紅蓮子，看我這塊肉，白膘肥厚，能出不少葷油！」

「選我這塊，後腿肉，肥瘦相間，吃起來最是有滋味。」

「還是我這塊好，蹄膀肉，燒起來最香。」

「選我……」

「選我……」

一聲高過一聲，眾人推來推去，差點打起來，其餘沒有買肉的漢子們也目光炯炯地看著她，似乎很好奇她會選誰的肉。

蓮笙差點翻白眼，這有什麼好爭的，最後她選中那肥膘厚實的，誰讓現在洪家的菜最缺少的便是油水呢！

將手中的銅子遞給那人，只把那人激動得雙手直抖，連銅錢都握不住，旁邊的人都一臉欣羨的看著他，也不知他有沒有碰到那紅蓮子的小手。

這廂眾人眼睛都圍著蓮笙轉，便是回程也一路緊緊相隨，怎麼勸都勸不走，最後她也淡然起來，上天恩賜的好皮相，就讓眾人也飽飽眼福吧。

巷子口，霍風和隨從霍老三正堵在那裏，望著密不透風的人牆，他一使眼色，霍老三就往前打探，稍待片刻便回來稟告，「爺，洪家大姑娘今日出行了。」

果真如此，如他所想。

霍風眼風淡淡一掃，似抬微抬地睨著前方，又是她惹的事，看著那群情激奮的老少男子，不得不承認那洪家大姑娘長得確實殊色罕見，饒是他自小行走宮裏，也從未見過那樣的人間絕色。

只是陋室生白蓮，怕是會引來多方覬覦，再如此招搖過市，遲早會招致滅頂之災，不過聽聞她與那錦寧侯府定有親事，倒也可以唬住一般市井宵小。

隨著蓮笙緩步回家，人群漸漸向前移動，霍風跟在後面，眼神幽暗，再次暗罵一聲狐媚子！

街道兩旁的門紛紛打開，有眼尖的男人瞧著自家婆娘立在門口，忙低眉順眼地縮進去，也有一些潑辣的媳婦已擠到人群中，扯著自家男人的耳朵就往家裏拽，只聽得一片「啣啣」的叫聲，引得同行的夥伴哄堂大笑。

隊伍漸漸有些不成形，前來尋孩子的婦子們更是不客氣的指桑罵槐，拉著自家的兒子邊走邊罵，「作死的小子，老娘好吃好喝的供你上學堂，你就學會了跟在女人後面聞香屁！」

不怕死的小毛頭回嘴道：「娘妳真粗俗，什麼屁呀屁的，蓮笙是水中芙蓉，哪容妳如此褻瀆。」說完還偷偷看蓮笙一眼，生怕自家娘親的言語衝撞了佳人。

只氣得那小子的娘眼冒金星，這兒子是白養了，到頭來，她這做母親的還不如一個外人！當下也不再顧及面子，揪著自家的白眼狼揚長而去。

屈服於自家老娘或是婆娘的虎威，住在後端門裏的男子都歸家了，但後面依然還跟著一大片人，都是朝陽街和西市附近的人，眾人看著蓮笙走進院子，才依依不捨地散去。

杜氏臉色難看地把門關上，暗自思量下次可不敢再放大丫頭一人出門了，這才出去多久就跟回了一大幫男子，讓侯府知道那還得了，怕是侯爺夫人那一關就過不去。

她臉色鬱鬱地進了灶間，不一會兒飯菜便好了，飯桌上，一碟鹹菜條，一個蔥油豆腐，另一個紅燜肉，黍米雜米飯，肉放在蓮笙和洪大這邊，二丫看著直流口水。蓮笙歎口氣，把碟子推到中間，「一起吃吧。」

杜氏只覺大女兒懂事不少，欣慰道：「妳的脾胃精細，我們吃素菜就好。」

蓮笙也不多勸，抄起碟子挨個往碗裏扒拉，喜得二丫大口地吞食，吃得滿嘴油。杜氏正要罵，洪大一攔筷，「都吃吧，莫枉費了大丫頭的一片心意。」

杜氏這才把到嘴邊的話嚥下去，一家人默默地吃著飯。

粗茶淡飯，卻遠比以前御廚們精心烹調出的膳食更用心，蓮笙小口吃著，二丫只覺得姊姊吃個飯都美得驚人，更加眼冒紅心。

蓮笙心下好笑，這個妹妹真有趣，是真心的愛重自己這個姊姊，為免露餡，自己已經儘量吃得豪放，若真按她前世的那些禮儀宮規來，怕是要把這家人嚇傻。飯後洪大去玉雕宋師傅家下棋去了，兩人一對臭棋簍子，興趣頗為相投，杜氏把灶下的活做完，抬眼看二丫正要溜出去，手邊的抹布直接飛過去。

「作死的妮子，腳生瘡了，一刻都不消停！」

抹布掛在二丫的頭上，髒水滴進衣領，她一甩頭，抹布就「啪答」掉地上，也不去撿，撇嘴委屈道：「娘，我只是去春杏家，我跟她約好一起學女紅的。」

「春杏正在家裏等妳呢。」這時門外進來一個婦人，膩白削尖的臉，腥紅的唇，估計至少抹了半斤粉，身穿赭紅束腰襦裙，頗有風情地向她們走來。

「柳妹子咋來了。」

杜氏搬來凳子，柳氏一屁股坐下，二丫見兩人架勢，怕是要聊好大一會，趁著老娘顧不上自己，偷偷往門口挪動，杜氏裝作沒看見，由著她去。

「哎喲，蓮笙越來越水靈了，」柳氏見著正要往屋裏走的蓮笙，擠出一抹笑，對著杜氏說：「杜姊姊好福氣，等蓮笙嫁進侯府，妳呀就等著享福吧。」

一句話把杜氏喜得眉間得色盡現，招呼起柳氏來更加殷勤，連往常二丫都吃不到的香瓜子也抓來一大把。

蓮笙不得已，喚聲「柳嬸子」便進屋了，這女的長相刻薄，聲音刺耳，想來不是什麼善茬，也不知怎麼就和杜氏交好了，自家這便宜娘就是個外強中乾的憨大姊，被人賣了恐怕還樂滋滋地數錢。

杜氏最愛聽人誇她家大丫頭，不枉她千嬌萬寵地養大，嘴角笑容掩不住，口裏卻謙虛的說：「享不享福咱不盼，只要她今後日子順遂我就心滿意足。」

柳氏最看不上杜氏這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樣子，也是她命好，攤上那麼個有腦子的公爹，要不然就洪大那性子，下輩子也摸不到侯府的門，自家春杏要模樣有模樣，幹活又利索，可就沒那樣的好命。

腥紅的唇裏不斷吐出瓜子殼，她心裏直冒酸泡，嘴上卻含笑道：「妳就把心放進肚子裏吧，就妳家蓮笙那樣貌，莫說侯爺夫人，便是宮裏的娘娘也做得。」

這番話說得杜氏更是眉開眼笑，更加親熱。

蓮笙在屋裏直搖頭，傻老娘，真話假話都聽不出，這柳氏還真是個人才，酸話說得人家都聽不出來，什麼宮裏的娘娘也做得，分明是暗諷她只有容貌，註定要以色事人。

「可惜春杏攤上我這不中用的娘，怕是找不到什麼可心的人家。」柳氏狀似無意的歎息，一大把瓜子很快吃完，地上一堆瓜子殼。

「那有什麼，等蓮笙嫁進侯府，定會讓她給春杏也謀個好姻緣。」杜氏豪氣地打

包票保證，她此刻已被柳氏捧得心花怒放，想也不想就承諾。

「那就拜託杜姊姊了，蓮笙這丫頭是大夥看著長大的，最是心慈又體恤弱小，以後富貴了定會照顧左鄰右舍的。」柳氏滿意，此行目的達到，不枉她這些年和杜氏這粗鄙之人交好。

屋內的蓮笙只剩歎氣了，論心眼，十個老娘也不是柳氏的對手，根本就聽不出對方話語裏的機鋒。

倒是她們口中的侯府，之前隱約聽杜氏說過是錦寧侯府，她蹙眉仔細回想，似乎有點印象，京中的侯府怕是有二十來家，這錦寧侯是後起的，根基不深，且沒什麼大作為，自己以前很少注意，只記得錦寧侯顧其懷是個話不多言、機敏不足的老實人。

如今自己重活一次，前生種種與她已是相距甚遠、遙不可及，不知皇嫂和侄兒現在如何？身在市井，朝堂的事傳不到自己耳中，不過眼下京中平靜，百姓安居，應該無什麼大事。

院子裏的兩人接下來開始東家長西家短地閒扯，聽著沒什麼有用的消息，蓮笙打個哈欠，迷糊睡去。

醒來後，日頭已快偏西，巷子裏滿是炊煙味，她深吸一口氣，這才是生活，前世拖著破敗的身體，居住在金雕玉砌的宮殿，哪及世間的草堂陋室，可以肆意感受季節變遷，體會乍寒乍暖的春夏秋冬。

杜氏正在灶下忙活，蓮笙欲上前幫忙，卻瞧見二丫鬼鬼祟祟地在院子外張望，不遠處一個黑臉漢子挑著一擔柴火往自家方向走來。

「大牛哥，你打柴回來了。」二丫熱情地迎上前。這大牛哥肯定又是給自家送柴火來了，跟他一起進去，老娘總不會罵自己。

大牛憨厚地「嗯」了一下，灶間的杜氏聽到聲音，圍裙都沒解便走了出來，笑咪咪地打開院門，二丫哧溜一下閃了進去。

有外人在，杜氏忍著沒發作。

大牛熟門熟路地把肩上的柴火擱到洪家的院角，眼睛餘光瞄到粉嫩的裙角，頓時手足無措，連腳都不知要放哪裏好。

蓮笙好笑地看著，這漢子低著頭，隱約可見臉上有些小疙瘩，皮膚黝黑紅紫，身體倒是結實，是個過日子的好手。

杜氏端來一碗涼水，這大牛每回都白送自家柴火，她心中過意不去，每次想留他吃飯再走，無奈沒有一次能成。

大牛接過碗，「咕嚕」兩下一碗水就見了底，他失望地看著那俏麗的身影閃進屋，也不再多話，跟杜氏告辭出來。

屋內，二丫對著蓮笙擠眉弄眼的，努努嘴看向院子，直把她弄得莫名其妙。

這也不怪她，前生病體纏身，從未奢想過男女情愛，再說自己貴為長公主，世間又有哪個男子敢對她示愛。

見姊姊發愣，二丫立馬收起鬼臉，也是這兩天見姊姊對自己和善不少，才敢做這些小動作，換作從前，每回大牛哥來送柴火，姊姊都是鄙夷嘲弄的神情，自己哪



敢提半個字，生怕被打死。

過了半天，蓮笙才反應過來，二丫的意思是那個大牛對自己有心思，她扶額，這等美貌生在市井人家，怕是不太妙，若不是早已定下侯府婚約，恐會引來滅頂之災。

幸好對於一般人來說，侯府是高不可攀的存在，能鎮住那些覬覦的宵小，她心中暗自打定主意，往後還是少出現在人前，免得徒增是非。

可是她和二丫說話間，已有不下五六個漢子在洪家院門口徘徊，杜氏的罵聲從灶間傳出來。

洪大鐵青著臉從外面走進來，他心中氣惱，還沒走進家門便見那幾個遊手好閒的混混在自家院子附近出沒，那對門的春大娘倚在門口，一臉曖昧地看著自己。這些漢子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，自家女兒已有婚約，平日裏小心得不能再小心，就是不想招來閒話，這事若是傳到侯爺夫人耳裏，便是沒事也變成有事了。

直到洪大拿了根長木棍往院門口一站，那些漢子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離去。

眼見沒好戲看，春大娘呸了一聲，把院門「咣當」一關。狐媚子，勾得方圓十里的漢子都不得安寧，偏生人家命好，攀上錦寧侯那樣的人家，她是敢怒不敢言，只把自家正伸頭張望的兒子拉住，扯著耳朵往裏拖。

呸！狐狸精！

## 第二章 表妹想作妾

清晨，照舊是在推磨碾漿中醒來，老一輩的人常說，世上有三苦，撐船打鐵磨豆腐，看著外頭還灰濛濛的天，蓮笙歎聲氣，平頭百姓的生活艱辛不易，想多賺幾個銀錢，便要起早貪黑地忙活。

院子裏傳來開門聲以及洪大推著木輪車發出的嘎嘰聲，她再也睡不著，披衣坐起，旁邊榻上的二丫正睡得鼾聲震天，嘴角還流著口水，杜氏輕手輕腳地推門進來，見她已起，忙把二丫從被窩裏拽起。

「妳個死丫頭，光會吃能睡，養頭豬都比妳划算。」

杜氏擰著二丫乾瘦的胳膊使勁把人拖了起來，二丫皺眉扯著嗓子發出殺豬般的叫聲。

蓮笙想出聲阻止都來不及，杜氏的動作太快，整套下來行雲流水，顯然是做慣了的，二丫睡眼惺忪地醒來，吸溜著鼻子麻利地穿好衣服，在杜氏的緊迫盯人下快速出門。

杜氏這才換了副面孔對著她輕聲道：「天還早著呢，妳再眯會吧。」說著手下已揭開被子，示意她再躺回去。

蓮笙無奈躺好，杜氏方才帶門出去，院子裏又響起二丫的呼痛聲，似乎是什麼事沒做對又挨打了，老兩口對兩個女兒也太差別對待了，幸好二丫是個傻大妞，若是個心思重的，怕是早就心生嫉恨。

等天大亮，鄰居們開始忙碌時，蓮笙照舊在老娘妹子的侍候下梳洗完畢，杜氏看看日頭，洪大還沒回來，估摸著今兒個生意不行，遂整整衣裳風風火火地上西市了。

二丫也提著籃子和對門的春杏去河邊洗衣服了，獨留蓮笙在屋中百無聊賴地摳指甲。

突然後門傳來三長一短的叩門聲，且有男子小聲地喚她的名。

她心下狐疑，打開一條小縫，外面一白面公子，身著淺藍雲紋長袍，羽巾摺扇，桃花眼瞅著她，深情嚙語，「蓮笙，可想死本世子了！」

世子？莫不是那便宜未婚夫，只是這直勾勾的眼神真真讓人不喜。

趁著她愣神，錦寧侯世子顧紹南側身擠進院子，眼溜一圈發現家中無人，心下大喜就要伸手摟她。

蓮笙一個閃身避了開。

「蓮笙，妳莫不是怨我許久沒來看妳。」顧紹南心生不悅，不過是個破落戶，還擺上臉色了，若不是看她生得實在貌美，他堂堂一個侯府世子哪會如此陪小心。正欲動怒，瞧著那張豔若桃李的臉多了絲以前所沒有的正經，似乎平添幾分貴氣，更加勾人，只覺心癢難耐，連倚翠樓的頭牌萬雁回都沒有如此的顏色，頓時覺得她就算耍些脾氣也可以容忍。

蓮笙盯著他變幻的神色，那眼中一閃而過的淫邪沒逃過她的眼，立時如吞了蒼蠅般噁心難受，這什麼侯府世子，分明是個花叢蝴蝶，色中老手，真不知那敦厚的錦寧侯如何養出這麼個兒子！

顧紹南從懷中掏出一支玉簪，斜插入她的髮髻，「蓮笙妳莫惱，最近我爹硬是逼我閉門苦讀，實在脫不開身。」

他爹錦寧侯以前跟親爹一起過過苦日子，實在看不上老娘和夫人如此慣寵孩子，偏婆媳倆護得緊，他還沒動手，老娘就躺在地上要死要活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兒子越來越不成器。

顧紹南倒是沒撒謊，錦寧侯是壓著他讀書不假，但他有祖母和母親打著掩護，昨兒個可是偷溜出門，在倚翠樓那聽萬雁回彈了一宿的琴。

萬雁回賣藝不賣身，便是堂堂理親王都沒能沾到她身，還對外聲稱萬雁回是他的紅顏知己，所以男人就是賤，她越如此，那些王公貴族們越是捨得砸銀子捧場。初時蓮笙的美貌著實晃花顧紹南的眼，心裏暗自感激祖父替自己定下這麼個美嬌娘，但隨著接觸他發現此女也只有皮相出色，內裏庸俗，不及萬雁回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風情萬種卻又清高脫俗。

慢慢地，他也不把她放在心上了，反正她人跑不掉，遲早要進侯府後院，昨夜被萬雁回勾引得血氣翻湧，偏連小手都沒摸上，心中的邪火壓都壓不住。

蓮笙可就不一樣，貌美還輕浮，要不是杜氏那老虔婆看得緊，他怕是早就到手成就好事了，今天甫一進院，看著只餘蓮笙一人，心中竊喜，怎料這女子今兒個不知吃錯啥藥，居然對他用臉子，便是送上玉簪也沒換來好臉色，待瞧見那雙媚眼看著自己，裏面的孤冷如清泉般湧現，僅是站在那裏都透著魅人心神的氣息，細看下更加顯得國色天香，真真是個尤物！

他又要作勢一撲，蓮笙閃身，杏眼圓瞪，「世子請自重，你我雖有婚約在身，但自古男女七歲不同席，這般私下見面已是逾越。」

顧紹南被那眼神驚到，莫名地覺得森寒壓迫，頭皮發麻，待緩過來臉色馬上發紫，不由怒火上升，下作的破落戶，裝什麼清高，自有她求自己的時候！當下覺得興致也散了，逕自摔門而去。

蓮笙淡然地倚在門後，禮貌的送別，「世子您慢走。」

顧紹南鐵青著臉，憤然大步向前。此女實在可惡，還真以為將來能嫁進他侯府做當家主母，也不想想就洪家這破落戶，能給個貴妾名分都算抬舉了，母親已經暗自定好人家，是他捨不得蓮笙的好顏色才沒公開。

不過，侯爺夫人也鬆口了，正妻別想，妾室倒是可以，誰讓兒子喜歡，納妾納色，再貌美也不過一個玩物，也就由著他去。

眼見便宜未婚夫氣呼呼地走了，蓮笙鬆口氣，眼睛餘光看見轉角處一抹青白，她抬眼望去，正是那位神祕的霍夫子，待看清他的長相，不由心下一驚，怎麼會是他！

那凌厲的眼神只微掃她一眼就轉開，蓮笙看著他冷漠地走進旁邊的院子，想著自己如今的模樣，再看看遠處的錦寧侯世子，暗忖這人不會以為她在會情郎吧？眼瞧著那長腿跨進院子，隨後關上門，再也沒有看她一眼，她摸摸滑如蛋白的臉，怕是誰也認不出來自己了吧，歎口氣，她也轉身進了屋。

真是一個奇怪的人，以前就覺得他怪怪的，不愛說話，成天擺個棺材臉，不知為何跑到市井來做什麼夫子，說是夫子可沒收一個學生，也不知這夫子之名是哪來的，聽杜氏說，大家都不知霍夫子是幹啥的，成天早出晚歸，行蹤莫測，春杏的娘說看他的樣子八成是大戶人家的西廝。

街坊們都認可這一說法，在後端門這條街上，柳氏是出名的見多識廣，年輕時是京中某個大官主母的貼身大丫頭。

蓮笙心裏搖頭，他哪裏像個教書育人的，天天板個死人臉，小孩都要嚇哭，那眼中睨視眾人的傲氣絕不是書生的清高，而是與生俱來的霸氣。

自小他便是皇兄的伴讀，皇兄駕崩後自己對他更是倚重，每回兩人探討政事，他總是默默地跟在身後，平淡的長相，很容易讓人忽視他的存在，只今日一見，他就陌生得恍若他人，周身的氣質與往日溫和的表象大相徑庭。

或許這才是真正的他吧，以前自己見的不過是其中一面，他生在輔國公府，剛出生便封世子，二十出頭便貴為國公，怎麼可能溫和得如鄰家哥哥，他可是當朝攝政王！

門外二丫提著濕了的籃子走進來，擦擦手就把洗好的衣裳往衣繩上掛，待晾好衣服，看著蓮笙頭上的簪子，狡黠一笑，「世子姊夫又來了嗎？」

「又沒成親，叫什麼姊夫，平白讓人笑話。」蓮笙糾正她，八字沒一撇，叫姊夫還為時過早，且那錦寧侯世子著實讓她倒胃口。

二丫「哦」了一下。姊姊怎麼了？以前還是她要自己這樣叫的，每回稱世子為姊夫，她都會對自己好一些，為了少挨打，自己才改口的。

「怕別人聽見不好。」蓮笙怕二丫起疑，趕緊解釋一句，心下卻鬱鬱，那錦寧侯世子絕非良人，怕是個虛有其表的膿包貨。

也是，二丫一想，姊姊說的總是有理，她接著便忙著弄午飯。

沒一會，洪大和杜氏也回來了，車上還有半板豆腐，杜氏臉色有些不好，這條街本有四家做豆腐的，如今又多了一家，這生意也是越發難做了。

默默吃完飯，洪大把剩豆腐放進擔子，到東城走街串巷去賣，二丫嘴大，對著杜氏耳語一番，惹得杜氏看過來，瞄見髮簪，臉色好了很多，欣慰地拉著蓮笙上下打量著。

蓮笙歎口氣，把簪子取下扔進首飾盒裏，這樣粗糙的玉飾，換作是從前，哪能入得了她的眼，便是她身邊的宮女怕都瞧不上呢。

玉器碰到盒底發出脆響，杜氏心疼地拿起細看，「大丫頭手也太重了，摔裂了如何是好，嘖，看這水頭，怕不下要兩百兩呢！」

二丫也新奇地擠過來，兩百兩的簪子她還沒見過呢，春杏有一個鑲珍珠的簪子聽說值十幾兩銀子，那都寶貝得不行，從不給別人摸一下。

杜氏拍開二丫伸過來的手，「去，妳粗手粗腳沒個輕重的，弄壞咋辦。」然後小心把簪子放好。

世子有心，這門親事就有望，大丫頭嫁進侯府才不會被人看輕，雖然她也隱約覺得世子不過是看中大丫頭的顏色，但那又何妨，憑大丫頭這樣貌，進府得寵幾年不在話下，那時已生兒育女站穩腳跟，便是世子再如何也動不了她的地位。

蓮笙要是知道杜氏的想法，怕是要吐血，就這麼個花花公子，還是很多人眼中的金龜婿。

顧紹南離開洪家，從後門偷溜進侯府，一進屋，只見他娘正鐵青著臉坐在椅子上。男人在外面聽個小曲，紅袖添香什麼的她從不反對，最恨的便是兒子去見洪家這破落戶。

她堂堂錦寧侯府可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進的，更別說是想進來當主母了，偏生紹兒被那丫頭的美色所迷，死咬著婚約不鬆口，前陣子好不容易說通了，答應他即便是不娶，也會將人納進來，紹兒這才同意。

納妾無非就是圖個色，但是天天勾得爺們無心正事，那是萬萬不行的，這樣的禍害納進來怕是要攪得府裏不得安生，可派去跟著的人早早便回報說世子又去那洪家了，怎叫她不氣惱？

可恨糊塗的公爹，定下這門親，那洪家有恩，多使些銀子打發就是，賠上孫兒的親事也太過了些，那洪家丫頭生在市井中，從小就豔名遠揚，往年她是千阻萬撓，想方設法地讓他們見不著紹兒，怎料百密總有一疏，還是讓她在紹兒面前露了臉。那等顏色是個男人見了都不會放過，紹兒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，哪能抵擋住如此的花容月貌，整天魂不守舍地往洪家院子跑，後來還是她心生一計，引他去那倚翠樓見花魁萬雁回，才使得他慢慢對洪家丫頭放了手。

怎料好好的，他又跑去見那丫頭，她都和敬德侯夫人通過信了，那敬德侯府裏的大姑娘和紹兒的年歲相當，最是般配不過，這幾天，她正苦思冥想要如何退掉洪

家這門親事，紹兒倒好，又對那丫頭掛心起來。

顧紹南看著母親不善的臉色，也不以為意，往日裏母親和祖母可是最疼自己，便是自己犯了天大的錯她們也不會責怪。

「我問你，你是不是又去見那姓洪的丫頭了？」錦寧侯爺夫人康氏拉下臉，不快地問道。

「對啊，本就是我的人，看下又何妨。」他不在意地答著，示意丫頭替他寬衣，一宿沒睡，可把他困壞了。

康氏是又氣又心疼，趕緊讓丫頭服侍他睡覺，又不死心地說道：「紹兒，你的親事正是緊要關頭，可別再橫生枝節。」

顧紹南含含糊糊地應著，迷糊地睡去，半醒半睡間，只覺得香氣襲人，拉著丫頭胡天胡地弄了一通。

杜氏母女三人正說著話，院子裏大門忽然被拍得「砰砰」響，一個男人大嗓門高喊，「開門。」

杜氏和二丫齊齊變色，二丫小聲咕噥，「又是大舅舅。」

杜氏白她一眼，麻利地把首飾匣子蓋好鎖進櫃，這才起身去開門。

蓮笙，「……」這舅舅是何方人氏，弄得杜氏如防賊般作為？

門外兩女一男，正是杜家大舅夫婦和女兒葫蘆。

身體肥碩的舅母郭氏嘴不饒人，陰陽怪氣道：「小姑子是不歡迎我們呢，這半天在屋裏倒飭什麼好東西，還怕我們見了。」

一進屋，郭氏那雙三白眼不停地四處掃蕩，手也不停，連門後都扒開來看。

二丫瞪大雙眼，眨也不眨地盯著舅舅家的表姊葫蘆，只見她如郭氏一般肥壯，大餅似的臉上一雙黑豆眼骨碌碌地亂轉。

葫蘆一身綠衣灰褲，偏綠還是屎綠，只襯得蠟黃的臉讓人更加不忍直視，她推開二丫直奔蓮笙的梳妝台，稀里嘩啦一通翻，什麼也沒找到，失望地撇撇嘴，看向蓮笙，「蓮表姊這頭上的綉花真好看，跟我今天的衣服最搭。」

還不等她伸手過來摘，二丫眼疾手快地擋在蓮笙前面，「睜眼說瞎話，妳穿得跟坨屎似的，上面插朵花像話嗎？」

蓮笙「噗嗤」笑出聲，形容得太好，對二丫豎了個大拇指，惹得二丫更加挺胸得意，像鬥勝的公雞，姊姊這還是頭一回誇她呢！

「蓮笙丫頭了不得，還沒嫁進侯府就瞧不上親戚了。」郭氏斜眯著眼，又對著杜氏哼道：「小姑子，不是嫂子說妳，就妳家大丫頭這氣量，將來嫁進侯府哪能籠住人。」

「我家蓮笙如何就不勞嫂子費心了，只是我瞧葫蘆也太不識禮數了些。」蓮笙可是杜氏一輩子的驕傲，哪容人詆毀半句，這大嫂一張嘴就滿口噴糞，那針尖大的心眼誰不明白，當年蓮笙一出生就得了侯府的親事，把郭氏眼紅得吐血，隨後生的女兒也取個旺子的名字，就是葫蘆，她逢人就說葫蘆跟蓮笙一樣，註定是大富

大貴多子多孫的命，隱諱地暗示她家葫蘆也要做貴夫人，也不看葫蘆長得那模樣，真當貴人公子都眼瞎了啊，會被屎糊了眼。

兩人眼裏都冒著火光，眼看著就要吵起來，杜大舅對著郭氏一喝，「少說兩句，蓮笙嫁的好，在夫家受寵也能提攜底下的弟弟妹妹，妳就不能盼些好的？」

杜大舅看著老實，平日裏脾氣很好，打罵都不還手，但都說不叫的狗咬人，他真動起怒來十頭牛都拉不住，揍起人來那拳頭的力氣大得嚇人，且不手軟都是下狠手。

他一開口，郭氏就噤了聲，也暗怪自己沉不住氣，可一想到同是姊妹，蓮笙日後會貴為侯爺夫人，而葫蘆卻連媒婆都沒上門，至今親事無著落，早年她還期望著自家女兒也能謀得一門貴親，如今看著能嫁出去就阿彌陀佛，想到這就忍不住妒火中燒。

杜氏不說話了，再不喜娘家嫂子，對著自己的親哥哥那氣也生不出來，可惜自家日子過得緊巴拮据，實在無能為力，且郭氏母女太討人嫌，眼皮子又淺，想喜歡都喜歡不起，每次來，饒是二丫緊盯，等她們走後，家裏總能少一兩樣東西，真叫人心煩。

「大哥，你們此次來所為何事？」杜氏看著眉頭深鎖的大哥，開口詢問道。

郭氏撇嘴，「沒事還不能來了？」

杜大舅瞪她一眼，「閉上妳的嘴，都是妳教的好女兒。」又對著杜氏道：「是關於葫蘆的親事。」

「葫蘆訂親了？好事啊！」杜氏接口，「不知是哪戶人家？」

「沒訂。」杜大舅張張嘴，不知如何開口。

倒是郭氏忍不住說道：「小姑子，妳看妳家蓮笙，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，嫁到侯府勢單力薄，定會受人欺負，找個幫手就好多了，姊妹齊心，知根知底，還不把侯府抓得牢牢的。」

杜氏越聽心越沉，這是要吃鴛鴦草，把主意打到自家頭上了？郭氏的話不能聽，她轉向自家哥哥，語帶期待地問道：「大哥也是這意思？」

「嗯，娘也這樣想。」杜大舅點頭，「妳嫂子說的在理，多個人多份助力，葫蘆肯定向著蓮笙，以後生的兒女也寄在蓮笙名下。」

此話一出，杜氏再也受不住，當場暈死過去。

蓮笙趕緊掐她的人中穴，好半天杜氏才悠悠轉醒，看著自己的親哥哥，只覺渾身發抖，連自己的親娘都是這樣打算的，他們還有沒有把自己的女兒放在眼裏？還是他們認為自家的一切都是可以隨手拿去的？

想到娘家又是一陣心涼，當年公爹過世時，家裏還有些許財產，要不是娘聽了郭氏的攛掇，非要丈夫跟郭氏的弟弟去鄰縣販貨，又怎麼會被人盯上，騙盡銀兩。礙於娘家的情面，丈夫嘴裏不說，心裏肯定是埋怨的，這些年自己是裏外髒活累活一把抓，未嘗沒有贖罪的心思，哪想得到如今他們竟打起大丫頭的主意來，這怎能讓她不寒心！

蓮笙扶著她，感受到一陣輕顫，深深替杜氏覺得不值，掃一眼得意的郭氏和滿臉

黑紅的葫蘆，緩緩地開口，「舅舅，按理說長輩說話外甥女不該插嘴，但事關己身，蓮笙只問，就葫蘆表妹這相貌，世子豈能入眼？怕是府裏的洗腳婢都要比她強上百倍，世子見了能不吐已是不錯，怎會進她的房，不入房哪來子女，又何談為我添助力？怕是添堵還差不多。」

許是此話太過直白，屋內眾人直愣愣地看著她，半天都沒回過神。

倒是葫蘆「哇」地一聲哭出來，「妳個狐媚子，不知羞的騷貨，我跟妳拚了！」說著就撲上來撓蓮笙的臉，這張臉如此的勾人，她便是在夢裏都想抓個稀巴爛。二丫和杜氏這才反應過來，齊齊護在她身前，二丫伸手推了葫蘆一把，葫蘆跌個狗啃泥，這下郭氏不幹了，也上來助陣，幾人打成一團。

「不要臉的下作貨，上趕著做小！」杜氏邊打邊罵，大哥和娘真讓她寒心，以往看在他們的面子上，自家對郭氏母女諸多隱忍，沒想到如今卻得寸進尺，謀算起大丫頭的親事來，簡直是剮她的肉，也不撒泡尿看下自己的德行。

「說誰下作呢，好心當驢肝肺，也不瞧妳家大丫頭那幾分精樣，看著就是個不能生的。」郭氏也不甘示弱，扯著二丫往外拖。

杜氏最聽不得別人說自家蓮笙半點不好，這可恨的郭氏居然敢詛咒大丫頭，這不是要她的命嗎，當下也不管什麼長嫂如母的狗屁話，扯著郭氏的頭髮就上手了。郭氏在家懶滑慣了，什麼事都推著不幹，哪裏及得上杜氏天天勞作的體力，兩下就被推倒在地，髮也散了，衣也鬆了，如瘋婆子般「嗷嗷」直叫。

蓮笙按住葫蘆，二丫負責狠揍，這綠屎般的丫頭，居然還想和自己共事一夫，想著都讓她一陣惡寒，自己再不喜那錦寧侯世子，也不願聽到有人上趕著要幫她分擔丈夫，還要讓她感恩戴德。

前世修習多年的宮規禮儀讓她做不出如杜氏般的市井行為，但是做個幫手還是可以的，二丫還是第一次和姊妹聯手，只覺姊妹聯手，拳腳齊下，所向無敵。

郭氏母女倆如殺豬般的聲音響起，蓮笙趁機捂住葫蘆的嘴，鬼哭狼嚎的太過不雅，還是讓她閉嘴吧。

杜大舅看著扭打成一團的幾人，又氣又頭疼。他都說了此事不行，可娘被郭氏說動了心，外孫女哪比得上親孫女，這才有今日這一遭。

奮力把幾人拉開，他對著杜氏道歉，拖著丟人現眼的母女倆回去了。

杜氏坐在地上，頭髮如雞窩般披散，心一陣陣發冷，娘家太傷她的心了，大丫頭一直瞧不上娘家，但如此說話還是頭一次，且她剛才都被女兒的表現驚到，那不經意間流露出的霸氣，怪不得她半天回不過神。

杜氏拍拍胸口，思忖著大丫頭怕也是氣狠了。

蓮笙攏攏秀髮，只覺心中濁氣盡出，前世她可從沒有如此失態過，原來打架真能發洩怨氣，那錦寧侯世子帶來的鬱氣都消散不少。

洪家這邊動靜可不小，左鄰右舍都驚動了，院子周邊擠滿了人，還有一些趁機來偷看蓮笙的漢子們也夾在其中混水摸魚，眼睛滴溜溜地盯著院子裏，心裏盼著那洪家大姑娘能露個臉。

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，春大娘看好戲般瞅著狼狽的杜大舅一家出來，撇了撇

嘴，「喲，這不是杜家大舅和舅母嗎？」

郭氏見人多，又有人搭腔，三白眼一晃，計上心來，「大娘，正是呢，可惜這外甥女要發達了，嫌棄我們這些窮親戚，看著沒提東西上門，那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這不還把我們趕出門。」說著擠了兩滴淚。

葫蘆見狀立馬會意，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起來，呼天搶地般嚎起來，待瞄到人群中那些身板壯實的漢子時，哭得更加來勁了。

漢子們哪裏看得上這一坨屎般的姑娘，那鼻涕還掛在臉上，讓本就黑醜的臉更加不堪入目，偏葫蘆不自知，邊哭還邊擺姿態，越發的讓人不忍直視。

杜氏從院裏衝出來，舉起掃帚立在門邊，涼涼地看著自家大哥，冷冷的說：「你這是要逼死自己的親妹子啊？」

杜大舅被妹妹看得一陣心虛，此事本就是他們的不是，看見郭氏那張嘴還在胡說八道，走上前就是一大耳刮子，直把郭氏打得發愣，他也不管，逕自從地上拖起葫蘆就走。

郭氏可不敢再哭，追著丈夫的腳步狼狽離去。

眼見好戲沒得看了，人群這才漸漸散去，最後只餘下角落裏的霍風主僕。

霍老三偷瞄一下主子的表情，發現他還是如往常一樣波瀾不驚，再看看那洪家大門，心中暗怪，這家子的是非真多，每回來都能讓他們碰上，昨兒個才把主子堵在巷子口，今兒個又把主子堵在家門口。

蓮笙正巧出來關門，那清風朗月般的身影又出現在眼前，她認出那跟在他身邊的大漢，此人一臉的絡腮鬍子，正是夏月王朝人人聞風喪膽的大將軍霍老三，傳言霍老三能手撕生人，活劈虎熊，每當霍老三出手必是血流滿地，腥風血雨。

霍老三是輔國公府的家臣，唯一忠心的便是輔國公，自小便伴隨他一起長大，兩人情誼非比尋常，經常是形影不離。

蓮笙正要把門關上，此時，突發驚變，一柄銀刀飛射出來，直直刺向他們，霍老三拔出軟劍迎上去，電光石火中，蓮笙只覺得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朝自己砸過來，血淋淋的人頭瞬間落在她的腳邊，那驚恐睜大的雙眼死不瞑目地瞪著自己！

不知從何處躡出幾個黑衣人，快速地清理刺客的屍身，連地磚都洗刷一新，不到一息的時間便恢復如初，任誰也看不出剛才這裏曾有過的驚心動魄。

霍風死死地看著那女子，灼灼的目光盯著她挺直的身姿和身側緊握的雙拳，尋常女子遇到這樣的事，絕不會是如此的表現，此時他猛然發現她的眉宇間是那麼的像他夢裏的人，而且她的姿態……也太像……

太像那不敢提及的人。

她的名字，自己在夢裏都不敢叫出聲！